

# 目录

总序	张 剑	ix
前言	沈宏芬	xviii

## 第一章 概说 1

---

1.1 话题缘起	1
1.2 成长小说概论	6
1.3 核心问题	21
1.3.1 成长与社会规训的“合法化”问题	21
1.3.2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作用下的成长	26
1.3.3 成长小说的教育维度	29

## 第二章 成长小说的发生和流变 36

---

2.1 经典化过程	36
2.2 国别传统与文本特征	46
2.2.1 德国成长小说	47
2.2.2 英国成长小说	58
2.2.3 法国成长小说	61
2.2.4 美国成长小说	65
2.2.5 俄罗斯成长小说	74
2.3 文类危机与批评论争	77
2.4 转型和重生	87

**第三章 经典理论批评示例**

95

- 
- 3.1 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过渡阶段的尝试·····95
    - 3.1.1 成长小说作为现代小说的兴起·····95
    - 3.1.2 成长小说思想对启蒙精神的重建·····99
    - 3.1.3 成长小说作为开放性的长篇小说：话语、多声部和对话·····104
  - 3.2 从莫雷蒂到斯特维奇：重构成长小说的现代性表征·····106
  - 3.3 雷德菲尔德：批评的批评·····110

**第四章 成长小说的多元视角**

114

- 
- 4.1 现代主义与成长小说·····114
  - 4.2 后现代主义与成长小说·····119
  - 4.3 女性主义与成长小说·····124
  - 4.4 后殖民主义、种族与成长小说·····139
  - 4.5 青少年文化与成长小说·····152

**第五章 案例分析**

159

- 
- 5.1 崩溃的帝国与成长创伤书写·····160
    - 5.1.1 《比利时的哀愁》：中间地带、身份与成长困境··160
    - 5.1.2 《走出防空洞》：战后成长的创伤叙事·····167
  - 5.2 “失败”的尝试：奥斯特的成长叙事转型·····175
    - 5.2.1 《月宫》：重构现实主义·····175
    - 5.2.2 《4321》：分裂与后现代主义·····183

第六章 研究选题与趋势	188
-------------	-----

---

参考文献	196
推荐文献	213
索引	216

## 前言

成长小说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经典文类。它有多经典呢？可以说，大部分著名的西方作家都写过成长小说；许多普通读者在第一次听说成长小说这个名字之前，或许就已经读过至少一部成长小说。举例来说，像我们熟知的《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爱弥儿：论教育》(*Emile, or on Education*)、《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简·爱》(*Jane Eyre*)、《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等作品，都是成长小说。“成长小说”一词出自德国，德语词汇为Bildungsroman，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一般被誉为它的鼻祖。十九世纪时，它就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主要的小说形式，并在英法等国产生了大量的经典文本；在二十世纪，这一文类更是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学现象，远播亚非拉地区。成长小说的受众群相当广泛而多样，其中既包括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专业领域的科研人员，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教育工作者、教育政策相关人员和媒体工作者，还包括家长和青少年这类普通读者。

为什么大家都对成长小说如此感兴趣呢？这就要从成长小说本身谈起。成长小说的基本情节是描述个体从少时走向成熟的成长历程，而这个

文类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西方现代性的文学表征形式，回应的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框架下的公民塑造这个要求，其美学政治性质突出。从这个基本点可以看出，成长小说具备一定的张力来保证其丰富性——它既讨论个人、主体，也关怀国家、民族建设；它既着眼于敏感、浪漫的主人公，又落脚在广阔复杂的外部现实；它既保持着对未来、乌托邦的希望，又含有对现有体制的互动乃至革命性的解构力量……

二十世纪上半期，当西方社会发生巨变时，过去成长小说所依赖的那种启蒙的、乐观主义的成长范式失去了它的根基。“主体已死”的口号和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帝国的瓦解和崩溃，让成长小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建构主义的成长小说都变得难以为继。成长小说批评发出了“成长小说已死”的论辩声。

但文学的创作却超越理论和批评的框架，给人带来新的惊喜。成长小说在二十世纪下半期逐渐复兴。性别、种族、移民等内容纷纷为成长小说写作注入新的血液。过去离心的边缘力量逐渐占据中心地位，成长小说向边缘、异质和失败敞开了大门。

纵观成长小说的区域性发展，它进入中国的时间相当早。二十世纪初，部分西方经典成长小说被译为中文，其中包天笑的工作尤为突出，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冯至在翻译《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时也专门对该文类进行了介绍。成长小说发展到当下，中国读者对它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之处在于，不仅中国文学史上也出现了成长小说，其中部分作品还相当出名，例如杨沫的《青春之歌》；而且，近十年来成长小说这个名头不断地被媒体和文学批评界提及，很多中国当代小说都被冠以成长小说的名目进行推广。说陌生，对应的则正好是成长小说这个名目被广泛使用的情况。实际上，大部分读者、媒体乃至学术界人士，都对成长小说并不熟悉，他们没有明确地理解成长小说是一种特定的小说类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系列规定，而是将这个名目或类似名目如“教育小说”泛化地用在几乎所有以“成长”为主题的小说上。虽然我们在讨论某个文类概

念时，要避免本质主义的误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滑向概念界定的另一头，即放任概念的混淆以致失去边界。上述原因构成了本书写作的动机之一。

本书力图提供一个系统的、较为全面的关于成长小说的论述，既包括成长小说的文本发展史，也涵盖成长小说的批评话语发展历程。面对如此复杂的任务，本书将切入点放在成长小说的危机上，即这一文类在二十世纪初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以及随后长达十几年西方批评界关于成长小说的论争，并由此出发来反观成长小说的发展史，考察它在建构和不断被经典化的过程中，究竟隐藏着哪些问题，同时也展开对它的转型和复兴的讨论。

这些问题都是复杂的，为了呈现更为全面的内容，本书涉及众多较为困难的点：时间跨度大，涉及从十七世纪直到当下这几百年的历史；空间涵盖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匈牙利、非洲等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成长小说文本；随之而来的是语言，涉及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等；从文本上说，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也有不太出名的各类成长小说文本，尤其是各国或地区的当代文本；从理论上说，核心理论有卡尔·摩根斯坦 (Karl Morgenstein)、W. 狄尔泰 (W. Dilthey)、M. M. 巴赫金 (M. M. Bakhtin)、杰尔姆·巴克利 (Jerome Buckley)、弗朗哥·莫雷蒂 (Franco Moretti)、于尔根·雅各布斯 (Jürgen Jacobs)、罗尔夫·泽尔布曼 (Rolf Selbmann)、托拜厄斯·伯斯 (Tobias Boes)、马丁·斯韦尔斯 (Martin Swales)、马克·雷德菲尔德 (Marc Redfield)、苏珊·豪 (Susanne Howe)、杰弗里·萨蒙斯 (Jeffrey Sammons)、W. H. 布拉福德 (W. H. Bruford)、M. 贝多 (M. Beddow)、D. H. 迈尔斯 (D. H. Miles)、苏珊·戈尔曼 (Susan Gohlman)、格雷戈里·卡斯尔 (Gregory Castle)、杰德·埃斯蒂 (Jed Esty)、亚历山大·斯特维奇 (Aleksandar Stević) 等人的成长小说批评话语，约翰·赫尔德 (Johann Herder)、亚历山大·冯·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弗里德里希·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黑格尔 (G. W. F. Hegel)、格奥尔格·卢

卡奇（György Lukács）等人的思想史或诗学理论，此外还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话语。

鉴于成长小说的重要性以及影响的深远度和广泛性，本书的尝试是有意义的。但囿于作者本身的学识，本书尚有诸多不足之处，希望拙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沈宏芬  
汕头大学  
2022年10月

## 1.1 话题缘起

成长小说是以“青春”为象征，用个体的成长故事作为载体，来呈现主体发展及其社会完善追求的小说文类。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它一度被称为是一种“已死”的小说类型；但就目前来看，无论是书写还是理论批评，成长小说已经复兴并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文学现象。

在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文学传统中，成长小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类。自十八世纪开始，成长小说在不断被经典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文本类型和范式。成长小说被看成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教育文本，它借由描述个体的成长过程来讨论启蒙和现代性这一宏大的议题。成长小说的崛起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回应。十七、十八世纪，宗教精神的衰落使得文学取代宗教，成为一种新的精神寄托以及探寻精神史、心灵史的媒介，小说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社会功能。而在现代小说的所有文类中，成长小说由于它在结合个体和国家民族叙事方面所拥有的优越性，成为小说众多子文类中最为重要的文类之一。它以个体成长为出发点，讨论公民教育和社会完善的总体目标应该怎样结合。在早期的成长小说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设定，即通过漫游来展现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种种可能性。它呈现的是资产阶级诞生初期，世界作为一种



自然的、有机的、欣欣向荣的形象带给个体崭新的拓展空间。成长小说有效地回应了启蒙主义所张扬的那种人本主义激情，那种朝气蓬勃的资产阶级新兴状态，那种由理性指导的自我清醒的哲学；在这个文类身上，康德的“纯粹理性”和约翰·费希特（Johann Fichte）创造性的“自我”通过主人公个体由迷茫走向成熟和理性这个过程呈现出来。成长小说在回应现代性这个维度上表现出独特的卓越性和有效性，因而一般也被看作是西方现代性的文学表征。

然而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启蒙和它所开启的现代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西方思想文化也随之出现巨变。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人的生物性，尤其是由潜意识、力比多等构成的幽暗领域，提升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性因素，破除了由理性、自决、目的性建立起来的启蒙人学。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的主体性遭到了彻底的质疑。“主体已死”获得共识，成为理论界的基本概念。福柯的“人死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人的终结”，詹明信的“主体已死”，F. R. 多尔迈尔（F. R. Dallmayr）的“主体性的黄昏”，都是对主体的讨伐、怀疑和否定。主体性丧失，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存之重。在这一背景下，个人的启蒙和完善社会的乌托邦也随之瓦解，成长小说在理论上逐步失去了原先的合法性和确定性。成长小说的形式现在更多是通过反讽、戏拟得以延续。而个人成长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理论界对权力、乌托邦、意识形态、大众生产等探讨的声浪中分崩离析。成长小说作为一种典型的美学政治，它的合法性和文本的可能性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为以主体建构为核心的文类，成长小说在“反主体”的语境中不仅需要反思文类的历史合法性，而且更重要的任务是去寻找主体阐述话语的可能性。在理论家称为“主体已死”的时代，成长小说是否真的已走向终结？成长小说批评家莫雷蒂曾感叹，欧洲成长小说在现代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已经走向了消亡。如果青春不能成功有效地跨入成熟，那么成长与发展何在？

作为欧洲现代性的典型象征文本，成长小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它提供的乐观主义的成长故事发展成崩离析式的自我消解。现代主义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过去那种现实主义原则失去了根基，个体退回到幽暗的内心世界，面临着本体论的孤独。在他/她眼前展开的世界不再是那个熟悉的整体性图景（他/她只需要在这个有序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是一个崩离析的世界，混乱且巨大，个体只能迷失其中。

不同的批评家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其中一个有力的声音是重新界定“失败”“成长”的意义。埃斯蒂称主体解构下的成长小说为“反发展小说”（antidevelopmental fiction）（Esty, 2012: 2），并认为正是这类文本提供的破裂、混乱与痛苦才真正地体现了青春的真谛，青春之殇恰恰从另一面成全了以“青春”为核心的成长小说这一文类。斯特维奇从成长小说的“失败”谈起，重新理解欧洲现代性的内涵以及它与成长小说的关系，并建立起一个以“失败”的成长故事为主线的成长小说传统。反成长与成长是为二元对立，抑或是共同揭示了这个世界的全貌。从传统成长小说到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成长小说，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从成长到反成长，西方成长小说出现巨大转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诚如斯特维奇所言，现在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去描述这一变化并从理论上说明它（Stević: 183）。从当前的文本和理论批评转折来看，反成长与反启蒙开启了现代主义成长小说的新主流。及至后现代主义时期，成长小说又在困境中做了一些新的尝试。而这些都是西方文化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出现巨大危机的体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长小说所呈现的主体困境照见了另一条理解西方现代性的路径。

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社会的巨变，意味着帝国版图的瓦解。在成长小说诞生之初乃至十九世纪，成长小说一直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帝国扩张的文学呈现，西方成长小说维系了两个世纪的现代性表征因两次世界大战而亟须改写。在这一图景下，两种模

式崛起，一为后殖民主义成长小说，一为社会主义成长小说。这两种模式的文本不是局限在某个特定国家的产物；确切地说，它们都是帝国主义终结的产物，并替代资本主义价值观，提供了新的国际主义图景。其中，后殖民主义的成长书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领了新的高潮，无论是在德、美、英、法等国家的内部还是在非洲，后殖民主义成长小说都方兴未艾。我们急需以更为开阔的视野讨论当下成长小说与传统的关系，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成长小说和社会主义成长小说对传统成长小说形式进行的借鉴与改写，也需要更为细致地厘清成长小说的美学政治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不仅是指成长小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象征形式，也是指跨国境或超越国境的文化表征。个体的成功或失败、青春的失落或飞扬、移动和变化的困局或新的可能性……不同的批评视角将呈现成长小说文本的不同面貌。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性别、移民、边缘等议题不断地进入成长小说书写领域，并占据了显要的位置，成长小说批评需要重新思考关于身份、主流和边缘的移动等问题。这为成长小说在解构之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视角成为解释个体成长文本的新思路。后现代那种解构中心、关注边缘存在、颠覆主流权威话语、提倡多元化的种种特征也进入传统的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成长小说这一文类，使得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出现了与经典成长小说文本完全不同的要素。身份政治、性别问题、少数族裔文化等关键词构成了新的阐释核心。

史诗型的范式被日常生活的多声部所取代。多声部、含混、互文性和元小说成为当前文本的主要特征。多元的、多重的、离散式的和去中心化的成长小说文本走进我们的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成长小说那种注重个体教育、道德教化和乐观主义的形式并没有真正消失，相反，它们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贡献着新的文本。现实主义的成长刻画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这些文本的继续出现，是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一方面是作家的风格倾向，尤其是很多作家在

创作其他文学类型作品时倾向于使用更为先锋的写作手法，而当他们开始写成长小说时，却依旧对现实主义青睐有加，这一点就值得玩味。另一方面则是主流文化对它的接纳和肯定。从公民教育的维度来说，传统成长小说是必要的存在，尤其是考虑到很多成长小说还被纳入青少年课程或推荐阅读书目，以推进青少年性格和道德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成长小说的人文内涵、启蒙精神和公民培养内容直到当下依旧有它的意义，这也说明成长小说具备蓬勃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成长小说在经典化阶段所拥有的那种深度化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借鉴反乌托邦文学要素，整合出一种新的文本范式，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将存在主义式的哲学关怀借由批判性的青少年视角重新展现出来。从成长小说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它的美学政治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其社会批判性甚至较之批判现实主义阶段更上层楼。而另一方面，后现代的成长小说为文本的大众化和深度化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新范式。它的某一类文本通过迎合市场来开展社会批判。这种操作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对此也需要进行细致的梳理。在主体性不断遭到质疑的过程中，在面对世界以一种更为迅猛而直接的姿态变更时，个体的塑造和对人的存在及社会总体性图景的反思，都面临着新的困境和可能性。内向性、不确定性和批判性，这些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浪潮中影响深远的核心概念，在西方成长小说的经典化时代也在一定程度上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存在着；但是在二十一世纪以降的文本建构中，它们发生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更为关键的、核心的环节影响到文本的产生、呈现和接受。

总的来说，无论从理论还是文本角度，西方成长小说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发生了多层面、多阶段的嬗变，并在危机之下重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的小说类型，成长小说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这些都凸显了对西方成长小说进行重新阐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1.2 成长小说概论

《牛津文学学术语词典》(*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对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解释是:“一种小说类型,主要通过描写主人公对身份的艰难探寻,展现他们从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到长大成人的发展历程”(波尔蒂克:24)。《韦氏在线词典》(*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的解释为“主要关于主人公道德和心理成长的小说”。<sup>1</sup>

成长小说原文为德文Bildungsroman。英文里常用novel of formation、novel of development或coming-of-age fiction来指称这一文类;法语翻译为roman de formation、roman d'éducation、roman d'apprentissage等;俄文中对应的文类称为Билдунгероман。实际上,因为Bildungsroman一词带有一些特有的指称,所以当它外译时很难在其他语言中找到一个对等的词,这就导致出现了多种未能统一的译名,如在英语中,novel of youth、novel of education、novel of apprenticeship、novel of adolescence、novel of initiation都可用来指称成长小说。鉴于此,较多学者在论著中也直接采用德语原文Bildungsroman。

对于Bildungsroman这个术语的适用性问题,西方学术界已经有多种声音。<sup>2</sup>大体来说,成长小说为西方小说的经典文类之一,它主要讲述个体从幼年到成年这一长大成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人公离开家庭,进入广阔的社会,先后经历爱情的悸动与挫折、事业的彷徨与追求、各种迷茫与痛苦,凭借这些经验获得对自我及世界的认知,最终走向以成熟和稳定为核心的人生新阶段。

Bildungsroman的德语词汇由Bildung和Roman这两个词根构成。

---

1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Merriam-Webster Online.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bildungsroman>> (2021年8月23日读取)。

2 关于这个问题,详细的论述参见本书第二章。

后者是长篇小说的意思，实际上是一个文类划分；前者限定了这个文类的主题和哲学内涵。Bildung一词，在十八世纪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意象/图像（image）到理念（ideal）。Bildung更小的词根Bild即英文image之意，指的是“自然形状”（natural shape），如山脉等由自然力量形成的样子，同时也有根据上帝的形象去发展的意思。Bild包含了Vorbild和Nachbild两层含义，前者指上帝形象，后者指人对上帝的模仿。到了十八世纪，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自然的原义首先被德国魏玛古典主义思想家发展为一个文化观念（ideal of culture），指人发展自己的自然天性和才能。这种Bildung/自我塑造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亦即个体可以通过自我教育和修养，达到自我完善。人是自我评价和自我目的的统一体，而不再是过去那种根据出身划分地位的静止身份状态。

这种观念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因为它对主体性的信赖取代了过去西方文化如基督教所依存的上帝救赎理念。它强调个人通过努力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完善，这是一种深具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可操作性的此岸“救赎”。赫尔德将Bildung与人在文化中的完善过程联系在一起。赫尔德吸纳了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单子论原理，认同个体向善能够导向社会整体的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他又发展出一个整体的社会框架，即个体需要对自我进行不同程度的扬弃，以回归到一个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正如赫尔德一贯所强调的，最终都落在德意志民族的整体塑造上。洪堡已经看出了Bildung与文化的差异，指出Bildung是指更高层次的、更内向的一种个性和才能的发展。与此同时，洪堡还在具体的学校教育框架内讨论Bildung，这积极推动了教育在发展和培养人才中所起的作用。总的来说，十八世纪启蒙观念中的Bildung一词，具备古希腊物理的形态，强调个人发展塑造是由内部力量推动的、不断更新向前的一种运动，这种变化在形成过程中就带有一种自足性，它不仅将给定的才能发展壮大，而且指个人本身就有一种更生的力量和内向性，并且这种变化累积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没有完结的，是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高级阶

段，直至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实际上，这个塑造发展的过程隐含着一个悖论：一方面，Bildung的这种自足性、不断的更新发展建立在否定辩证法的基础上，后一个阶段是更高级的，是对前面所有阶段经验的全部保留 (preservation)；另一方面，它发展的最终形态又要与原初形态保持一种辩证的关系，因为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它才能称为自足的。席勒在处理这一关系时，采用了一种社会分层形态：既然Bildung发展的最高级被所有个人所分享，每一个个体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原初的形态，那么只有少数具有“纯洁灵魂的人” (pure soul man) 才代表Bildung的最高形态。席勒为个人发展安排了天才与庸才两种不同的道路，具有精英教育的色彩；但他所强调的“个体追求”，也就是实现个体的独特性，为成长小说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调。席勒的《美育书简》(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可谓影响深远。追溯成长小说的词源，我们就会发现成长小说的产生和启蒙与德国思想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诚如斯韦尔斯所言：

因此，成长小说诞生于理论与实践明显关联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这种小说形式明显受到了十八世纪晚期德国人性理想 (Humanitätsideal) 的启发，它关注的是整个人在他/她所有的复杂性和不可捉摸中展开。这是洪堡、歌德、席勒和其他许多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有大量关于成长理念(和理想)的话语或理论表述。(Swales, 1991: 49)

一般来说，成长小说还可以分为三大子文类：发展小说 (Entwicklungsroman)、教育小说 (Erziehungsroman) 和以艺术家塑造为中心的成長书写 (Künstlerroman)。发展小说是一个超历史语境的概念，相对来说较为宽泛。教育小说则较为狭隘，它讨论的核心是教育，强调教育育人。以艺术家塑造为中心的成長书写则指主人公作为艺术家的这一文类范畴。这三大子概念的划分实际上只是一种主题上的大体区